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晉

泰始元年起

魏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没瑯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晉爲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爲天下君以

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
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
君臣均是人而戴之爲君尊親於父則旦易一主夕易一
主稽首匍伏以勢爲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
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
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
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
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
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然其後
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

逃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飢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
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
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
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攘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
爲慼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而盜賊夷
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隧
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
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
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

初立國以傅元皇甫陶為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為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尚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破聖道紊綱紀以熒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

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聽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殺存乎君之辨之不從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宦官通女謁怠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媟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即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

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議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尙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飾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德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隳之縣人交

爭勢臣與附將深宮之說以諫下而非諫若乎拂其立誅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蠹賊不專不慎覆轍已昭後世倘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圜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元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於鄭元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紺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爲七元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圜丘方澤者非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圜丘方澤之大祀

元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爲上帝之名曰耀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爲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宇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以之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媟天瀆祀惑民元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爲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絀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圮而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興起尚有所資以闢鄭氏之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

而逖之在雝丘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遼畧與叔子等乃逖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衆瓦解以爲逖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擁盛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逖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逖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民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逖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逖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

狂逞如石勒女直之爲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碁逢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直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直雖競而斡離不撻懶兀朮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綏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部曲竄雀羣而僨起哉故曰逖與濬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逖有睢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濬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

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尚於情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起衞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琰毛玠辛毗陳羣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

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
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
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
緯增吏俸崇寬弘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
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紞
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
鄙夫卽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
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訿是
以賈宗妒后互亂而氐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
立非但王衍輩淸談誤之也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圖治

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明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與道德墜名世之風邈矣僅一管甯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而獎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頹靡而以老莊爲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求治天下違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

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庶幾尙已
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
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
倨以待情不恝乎愛兄而怒則紾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
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既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
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
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
於淫佚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
令錦其衣肉其食藻井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
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

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啁噍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柱学苫堊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歟也而誣之曰不譏除喪而譏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脩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心有不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

將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友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爲之死乎曰仕而無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爲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爲君然

則昭其湯武而隸其羿浞惡來矣乎紹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勁爲晉效死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沈勁克當之矣紹盍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共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血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

魏晉之際有貞士曰范粲較管甯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於後世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古今不知凡幾也甯以行誼著潛以文采傳粲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亢志堅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王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

佯狂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誠末世之砥柱矣文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耳甯之不若此也寧未仕漢而終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篡奪之慘也故二子無妨以文行表見而粲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尙爲仇讎之子孫捐父母之身入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粲之所爲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予之也

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郡縣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爲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爲疑已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已之不見疑而窺其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

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患不可瘳其禍不可救矣親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衆而以疑則衆非其衆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不生無有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

天下豈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王渾曰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告王

淳殺淵而胡叛則抑且皆齊王含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
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
事武備之緒餘濟其姦而啟雄心其禍久矣淵卽死若聰
若曜若猛若宣挾怨以求逞能旦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
罪而夷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直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
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濬欲任淵以平吳
縱虎自衛之術也李憙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
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誠憂淵之叵
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贅
餘也河湟之閒夷狄之所便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

壠卽制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卽不戢五部之心亦戢矣旣得其道則且不敢縞河西而據之卽其不然我據蒲關以距之其極隄也亦但如元昊而止耳孰如近在汾晉之閒使我不軌之士良教猱依虎河決魚爛於腹心乎故知李憙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也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一畏之無可如何而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矜尤且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游已耳王渾父子得賄而保淵孔恂楊珧不得賄而惎淵故李憙之深識不庸非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任賊之患皆謂之佞判然別矣而其議官也則切之說
為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感剛直而疾惡
己者見刑曹之吏或怠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
焉用此為而以費農夫之衆空國家之帑哉其言非不快
於一時之心而褊衷以宰天下天下又惡能宰哉古者方
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舉聚以上食於公下
食於民而不憂其乏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
不足此翁嫗之智不出簞豆之間故曰褊衷以宰天下天
下弗能宰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
秩之以其才敘之以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奉之而

不慚豈人爲哉王者以公天下爲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途爲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乃使一藝一經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有莠稗不盡田而芟刈使扶良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途隘力不任耕志不安賤之士未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逞而爲姦富激而爲盜賊君子之途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汨濫於下國尙孰與立哉惟用人之途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說迴於倖門者而惜廉潤愼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已

不困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人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秉銓苟非其人則自尊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爲壟斷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士氣委靡邪與流污而無所立即使傅咸佃之且不能挽頹波以從綱紀況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悻悻以忿疾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況其言曰公私不足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爲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爲農圃

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爲此哉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荀勗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要獄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爲之間或忌羊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然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爲己功其潜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邪平吳之謀始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旣弗能先焉承其後以

分功而不足以逞惟幽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已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已為操懿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啗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秘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略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嗚呼晉戚充之弒君以戴己而不早為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才且非血充不足以為司馬昭耳不然高貴鄉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

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候生之君也漢高以其
詐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弑君之
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很不知有
名義者君不可以爲臣士不可以爲友孫秀酒南鄉之諾
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弗能用焉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
也夫

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而大亂以亡
泰誓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弁甲橐弓示天下弗用秦晉
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
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日尋干戈競起爲亂

也天下之志相胥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及乎紂虐革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與煬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間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哉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思起此兵

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
專征方有事於濟阮崇黎而早已勤修文德勤聖學演周
易造髦士養國老采南國之風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掇
芣苢女子修事以采蘋蘩未嘗投戈而始論道息馬而始
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
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貴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
移人心而陶治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我衣甫著而弓
矢旋弢天下以爲實獲我心可澡雪以見榮於文治秦之
并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唯恐其不險力唯
恐其不競日進陰鷙殘忍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又崇修

奔欲以敗人倫之撿柙其與於成功其富貴者抑奢淫以收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彊狡於艸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敎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敎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罷兵之議從事後而言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盍亦求諸其本矣故梁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敝之已極人皆厭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漢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幾之復也庶幾商周之治者其

唯光武平寇盜方橫而獎道敦禮任賢愛民以濟消戾氣之戾於擾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畧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爲其祕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爲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啟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武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爲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

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即不用矣後世且服其早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敎猱升木乎劉宣張賓之謀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之不用而徒導人以亂矣稽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羣胡知其畏己而已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

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嫌言卽不用猶不致啟我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曰人將若何以加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敢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不敢快於一發誠愼之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所以爲者不言也聖人且愼於未可有爲之日況偶有所知者乎

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亂故舉朝爭之爭晉存亡之介也雖然盈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荀勗馮紞閒

之耳勗與紞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霄國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卽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無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在魏主之奧窔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勗與紞之於賈謐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卽廢晉不必亡勗紞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則陰擠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室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廷揭勗紞之姦逬

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攸而攸固以安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而强帝持天下以任攸荀勗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覽其術中而猶競以爭尚口乃窮攸之困晉社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不足言也李憙劉毅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爲本斥姦爲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爲本進賢爲末此爲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爲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

明於人臣之義而爲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十一終

衡陽王夫之譔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宋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愚於惠帝無幾而唐宋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屏嫌疑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諫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畧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紞賈

諂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依賈謐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厠身淫后姦賊之側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

職哉禮先照學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斡旋於已亂之餘其將能乎淵爲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當之人士蕩撿踰閑驕淫慣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背求於事功而畧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厌嵇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污而固不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尚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

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懸與楊駿比而不忌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况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既絶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㐌西畧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為主於中國而避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為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飢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驍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豢養之氣而既入中國沈迷於膏粱豢養以棄其故則乘

其處以居其地者又且雛獷悍膩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猶他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卽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儘則其所藉也深自拓拔氏之興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閥閱矣高門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踵相仍如蠶之登陸陵陵

猾藉以雜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乎謀之不臧莫知其□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亙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井陘以南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地淮夷也商雒淅鄧房均戎蠻陸渾也夔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羌戎也潛霍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宜嶽嚴處鬲夷也其後以郡縣囿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

千年而不息禰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盡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圖之餘畧其貢蔽錮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而逞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聚於郡縣者率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亦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數而土曠人稀爲虎兕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

挺而慤否雕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武岡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邊鄙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賦勞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栽成天地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之講明王作名世與其尚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半矣何其明也執政於

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潛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爲陳蕃之爲以冀免於禍抑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戚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侍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爲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旣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謝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爲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悖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困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淸不濁之閒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

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謐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縣望者唯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為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為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為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閒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苶而能有為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為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

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含浮沈於其間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在罾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為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穎之羈紲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為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貰其死人免之於鈇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遠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

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爲額將兵之日而死於爲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爲賊鵠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頌以爲榮塗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爲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將託於不材之楞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

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
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從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
苟有文焉人思借之奚遑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寄乎
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
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
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胄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
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爲幸不幸存乎人
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
肅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諛人
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奚足爲累而效不才之轉爲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尙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仕而以保身爲尙者其唯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遂失鹿大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唯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權臣林立怙惡以逆逆者

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挾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褰裳而急去之非過爲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晉有天下初幷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綏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廞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

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惟三巴之士僅一偏僻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爲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茶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馘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繇來者舊矣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尙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中而忘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

覘遠覽以喪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敝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申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爲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桀驁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既歸五部闢司馬穎之敗尚欲爲之擊鮮卑烏桓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

推而噬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款塞以來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靳準無孑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噬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亦淵之族亦憯矣哉而推禍原所啟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訌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鬭千餘年之釁穎懼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穎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姎必及身及身者姎之务也禍延百世者姎之

餘也石敬瑭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
凌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𣣸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與紹之不
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徇讎賊之子孫也惠帝
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
召之耳冏也乂也穎也喎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爲至不仁
一也倘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
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
樂爲司馬越之廝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
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

蔡謨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

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瑯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穎冏騰越交訌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幾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八王舋爭之日晉室紛紜轇轕人困於其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游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爲躁君非至論也乃

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
弱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
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
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臲卼之
中而酒食相羼赤紱相繫於是而戈矛相尋不覺矣靜者
日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
人爭瀠洄於漩澓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
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
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
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琅邪之全宗

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定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宏任陶侃誅張昌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唯宏能用侃侃固在宏帡幪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禺禺假詔使宏攻越宏不爲禺攻越亦不爲越攻禺而但移書以責其罷

兵正也畏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二者之間而受越節度亦正也受越節度終不非僭以犯闕誅[弘]亦正也張光者[弘]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弘]故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微[宏]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所託以盡其才微[宏]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

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為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藉心詭億以召亂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弒之人者哉惠帝之為司馬越鴆也無疑越弒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唯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胥中外為諱之而模與騰不能藉以為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弒逆之罪何也天下胥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

必不可爲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厎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爲天下僇司馬穎司馬[冏]皆將爲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冏]與穎所不敢爲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魏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發昏汶之主以速即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尚可有爲而非惠帝之死亦能立也快出於

倒行之一討而扳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爲隱諱以免越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爲疑案而不推行爲之人夫人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淸議不相摘發弗能事也弗能廢也社稷且岌岌焉爲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簒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

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卽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

亂甘卓反正而告敝軍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潰散瑯邪王鎮建業榮與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卒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競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爲烈矣嗚呼地皆有人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迫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畧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北以爲根本則唯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備倚東州兵爲腹心以淩駕蜀人而內亂驟至於先主所與

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且去之若逃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略也允矣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教練不親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單容足以亂爾而不足以競乂穎[禺]越之交相殘殺鬨然而前潰然而熸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爲戲久矣不足以競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爲彊劉淵之起司馬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

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既折既摧而還歸於定亦惡乎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藩王司馬穎之頑愚延異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何爲爾邪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於陘北不亦傎乎夫琨不能驅市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靖以忠於所事亦爲其所可爲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

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盜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聞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為後世僇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

司馬越出屯於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人外為苟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僨事耳劉聰石勒繞雒陽而南侵襄鄧使晉君臣兵庶食絕援孤畫雒而困其必斃以待盡也無疑重兵屯於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懲陵而遂通三川故苟晞內訌越死眾無主王衍不敢任事而後聰始決趨以犯王都越之出屯不足以為越罪明矣

雒陽之孤危遂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秉國之日不能推
誠任賢觧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
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奪張駿所
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亦懷帝又思越必欲滅越
而不恤自亂之還以自殺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
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於從違耳一秉政
而唯王衍庾敳謝鯤郭象胡毋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為
可消兵戎之氣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
內嚮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征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
於坐待困窮亦何遽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

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石北擧於王浚張軌不遠絕於涼州東連琅邪視聽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筞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能安於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於外苟晞雖駐山陽雖慢自不敢亢鉄鉞而坐視琅邪輸江東之粟饋士馬以急攻聰勒其能久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留惴惴以居藉藉以幾越之罪大矣雖然或亦國君死社稷之議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於膜外雖獄衛士之名亦將焉用此哉

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爲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與之俱流而斁其仁恕之心忘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爲國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者也蟊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殘之而規爲利也漢縱兵吏踐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況中國之流民乎夫其闌入吾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褊人覩之其忿忮也必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棄墳墓離親戚仰面於人以求免於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毆則毆焉矣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爲朋比矣愚民於是而以侮之爲

得討士大夫於是而以制之爲得勢有司於是以籍束縣除之爲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天地之生非異類而摧殘之若仇讎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於前矣劉宏薨山簡闇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持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荀眺欲盡誅之四五萬家一時俱起杜弢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眺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即成而何忍況其祇以自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雒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　雒陽之困危也周馥請幸壽春而不聽苟晞請幸倉垣而不果迫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遷而公卿止之爲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於所遷則遷壽春而周馥爲公輔矣遷倉垣則苟晞爲公輔矣從遷之臣弗能據尊榮也此一情也久宦於雒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躬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十

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罋缶而肝腦塗地妻子爲俘汴京士庶擁李綱以讙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留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其輕視貨貝之情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

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爲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愚乎曰此未足以誚琨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於致死曹操死而徐州屠陶謙愚矣琨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愍弱琅

邪孤王浚甚之其勢不振琨雖忼慨而嘗爲賈謐司馬越所汚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陶侃勸是以睥睨之間非己敵而孰其擿之使琨而能如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同紀而有餘同紀豈果畏鬼神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爲仁義有素而聲驟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姦而制其死命故曰仁者無敵琨未全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爲也固琨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

王導來江東之政陳頵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

責實以舉大義論者遂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類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緩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況可調乎晉代更民之相偷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責以其理者周顗庾亮衛榮皆循之流皆雖中售用之士習於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祇承而因皆引去於是庋嬌束溼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遂其

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下靈附伉固崩巖訕毖之士也導固引靈於朝端任伉於方略究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宋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弛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變屢改而宋乃亡鈇鉞者急於反則折獝人憾前嗣之不令矯枉而又之於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況國步方艱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尚聲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但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衆附於己當導六世王教皆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邀

利微功之人而與爲逝也遵唯無此不軌之志故卽因爲草從容讕禦而不自暴其能夫遵豈無覬之心哉桓彝諸謀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襲王衍諸人之蕩泆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頵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鋩爾有當世之畧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偏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爲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曜不從彌以是輕曜而背之彌盜魁之智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覘劉曜而尤獲張賓之惡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萇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勒笑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愉愉

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爲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爲困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爲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後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彊漸與幽并冀雝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闘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於雒而六鎮據其穴以蹙之延及於齊周而元氏之族赤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殲耶律亡而其

支庶猶全於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橘貉鴝之性黠者自喻之昧者弗知也王爾孔甚之所以愚而徒貪曜勤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卉木蔬果絲枲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去之若驚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禮樂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而有曜勤之識也則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困貪之爲利以自殄其世也

劉聰之臣有劉殷者諭史者或稱以爲賢殷飾女以進於

聰而斷其寵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義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論者以爲賢則且爲諂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既以不忍傷恩爲重矣且子日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婉婉以繼進父母雖愎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大機旦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

之過即有導諛之者汪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熒惑之智不能淩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强辯以折我君而不吾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大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吶脅之者喧呶而氣且爲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爲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凶暴嗜殺殷以是爲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斯於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

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師其說以爲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毁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即至雒聰一踰河而即犯關中長安孤縣於一隅互南北而中絶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且無輔李特又制據巴蜀而西南之脅斷天下所倚全者江東耳而汝雒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閻鼎索綝麴允崛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禦九鼎明矣周顗等之中道而逝非恩

恃而背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為後圖也長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為奧區久矣聰勒之不急犯而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為天子之都而後劉聰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即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淮裴而北矣雒陽雖作逆藪而陳汝蔡鄧猶懸楚塞以爲關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內則連關陝而與雍涼繫其絡脈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舍中州而權定都於陳許宛汝之閒二虜之不敢即犯能斂明矣足繫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避散則不亡何待焉故嗣興於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

而處危地以徼倖非佳也所繫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
夫豈其事獨皆不畏中國哉人所肯戴之共主一再顧其
所獲而復窺中夏之無人不足憚也苟堅白將以遡洄水
高蹤襲行以收晉陽皆以自逃其亡況素不知兵徒以名
義推奉之懸寄乎智者知此而已而懸以蹂者乃挾天子
為孤注而脅人畏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
哉然則幽燕辮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為而成
收復之功邪曰祿山悖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
去幽燕而喪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
足聰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滲懸方輿而未哉豈孤立

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槩以言成敗也

職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汎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爲伍其情中渙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頵諫瑯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藉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衆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刓印而韓信陳平閒行亟去張元吳昊斥於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卽才不如韓陳狡不如張吳乃以効於我

而不足以附夷狄盜賊而有餘許靖之說抑無以斂躁動之人心而使順於己然則術其窮乎曰此非立法於寬嚴亦尚榮所可定也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天子大臣急於功則人以功為尚矣急於位則人以位為榮矣儉者先自儉也讓者先自讓也非可繩人而卑約之者也其為崛起而圖王則緩稱王緩稱帝而衆志不爭其為承亂以興復則緩於監國緩於繼統而人心不競漢高之戰成皋也項羽一日未平則一日猶與韓彭張吳齒故偕諸王請王終奪之而不敢怨光武聽耿弇而早自立故亦待已降而天下之亂方興雖幕翼戴之臣驟起而膺三公

之位其下愈貴己愈踞其上而益尊其上益尊其下愈扳援而上以競貴更始之廷人銜王爵則關內侯騎都尉之流濫不可禁也嗚呼得而成失而敗成而生敗而死宗族縣於刀俎鳥鳶睨其肉肯蓄志以與天爭成敗與人爭生死此志皎然與天下見之則必有鼎視軒冕銖視金玉之心而後可鼓舞天下於功名之路而爲公曰惟淡泊可以明志君與大臣之志明則天下臣民之志定豈特綜核裁抑以立綱紀哉倚於寬倚於嚴其失均其敗均矣

愍帝詔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陜東西諸軍令保帥西兵詣長安睿發江東進雒陽此危急

存亡相須以濟之時也琅邪方定江東不從北伐覩君父
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
盛德之尊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
而已矣帝之於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
不足以相君其爲皇太子非天下之必歸心而賈疋等之
所奉也其爲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麴允索綝之所扳
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卒不爲倫穎冏越之爭繇王導諸人
有挽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弘遠也曾是一紙之詔
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箠使之者哉名爲愍
帝之詔實則索綝麴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爲君以王導諸

人爲輔而恬然唯綝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綝與允有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德量力相時者道也使二子攊愍帝於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虞大位以俟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於俘虜二子亦自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餘矣南陽王僻處而日就於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卽王位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之心切矣然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知也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爲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爲榮大禍臨前而猶以爲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圏豚背劉聰如反掌天下聞其名猶爲心惕而一爲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之豈爲人下者一爲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閒不知避也浚之凶悖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衂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與焉而好諛爲最元祐諸君子且爲蔡京所惑勿僅以責

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延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湘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有翼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衆捍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輯寧江湘鎮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弘矣弘之所任以有功則陶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其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効忠京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得成功於荊

湘者劉弘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日專任侃而侃且為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則輸忱劉弘而不貳其貞邪亦既較然矣侃之不得為純忠帝啟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為敦之為疑之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相親暱新附者雖權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故蕭曹與高帝俱興而參帷幄定危疑則授之張良陳平握重兵鎮重地則授之韓信彭越新附者喜於見信而俱起者安焉韓信曰陛下善於將將此之謂也元帝懷翼戴

之恩疑才臣而疏遠之幸王導之猶有忌而敦之凶頑不足以餌人心使歸己不然司馬氏其能與王氏分天下乎有陶侃而不知任帝之不足有爲內亂作而外侮終不能禦也不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人將畏之而早已惴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能屈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可以致諫矣而固未可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於幹理於是乎懷忠欲抒者夙夜有欲諫之心而嘗前以沮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

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其理順者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亦合於善者矣抑有謀之協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矣尤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在我者擯斥而見長在彼者遲回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為我師者也正此才智出己之下而再思一理順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彼且聞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恐摘以所短則惘惘自好之

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我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幽摘微以窮己於所未逮則夙夜之懷忠必不能勝當前之恧縮我即受之而彼猶欲爲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於人之所以聖與隗瑾之告張寔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知道之言乎

讀通鑑論卷十二終